

廣州大典

又122-651
20091
71

陳建華
曹淳亮
主 編

番禺校区

廣州大典

71



第八輯·碧琳琅館叢書
二 册

廣州出版社

目錄

詩經通義十二卷首一卷	清朱鶴齡撰	一
禮經奧旨一卷	宋鄭樵撰	一一九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	元吳澄撰	一二九
古文論語二卷附錄一卷	漢鄭玄註宋王應麟輯	一三七
新集古文四聲韻五卷	宋夏竦撰	一五九
新編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一卷	元劉鑑撰	二四九
翰輿私箋二卷附圖一卷	清鄭珍撰圖清鄭知同繪	二八七
春秋會義十二卷	宋杜諤撰	三四六

詩經通義 十二卷

序

尚瑗之受教我愚菴朱先生正先生輯撰通義之目其
時年未弱冠殫精制舉業未暇問歐呂諸家言迨先生
作埤傳以尚書爲瑗取應習業時時舉示之繼從事讀
左日鈔遂得參討論矣顧予自八齡讀詩經集傳旦夕
掩卷背誦比十五六而心頗嫌之謂鄭衛淫風何乃至
是非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指而於毛序鄭箋孔疏及書
之孔序易之王注皆嘗瀏覽怪其與朱子本義集傳蔡
氏集傳畛畛懸殊而未能決所從違先生著書滿家少

詩經通義序

一
碧琳琅館叢書

陵義山詩集箋註家弦戶誦既乃厭棄辭章肆力經術
埤傳左鈔先後授梓獨通義一書屢經更定又卷帙頗
重計賞爲難逡巡審慎而先生業已謝世閱四十餘年
友人陸堂有言漢儒之失拘守陳言宋儒之失盡反前
說宋儒之所欲反者非僅漢唐也伊川易傳談理至精
朱子則推本邵氏數學以求駕之頴濱詩傳東萊讀詩
記其書皆醇正無疵朱子以其祖述小序多所不滿鄭
衛淫奔之說獨採漁仲明復康侯春秋之學盡廢三傳
朱子遂尊稱胡傳後世因有四傳合刻則左公穀下儕

於宋明雜說而十三經之名號可無庸矣夫漢代經儒掇拾殘缺於秦燼之後疵類荒繆固所不免必盡舉而撤之雖神解淵悟豈真能舍此山巖屋壁之所得別有不傳之秘與尼山鄒嶧夢授而牆見者程子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朱子論詩盡撤大小序鄱陽馬氏駁議平允洞暢先生通義之作所宗主也毛公亦有不能無弊者在於執正變之論而篇次錯糅不復詳求槩以前後定美刺楚茨至車牽十章與載芣良耜之報蜡鹿鳴嘉魚之燕賓何有差別而以爲刺幽王

詩經通義序

二 碧琳琅館叢書

之作辭理全悖矣崧高五詩並美宣王何以竄於大雅終篇此古序之誤有目共知也然而去古未遠刺忽刺佗之屬信而有徵而槩指淫奔不得並於清人之在鄭株林之在陳則毛詩左傳雖並獻河間而平帝時立毛詩於學官已爲定著左傳經范升陳元爭訟俟章帝而始定奚以取彼棄此此集傳之過當也通義一書薈萃兩宋元明諸家之言於朱子集傳外又廣求遺說或問語錄臚列參互衷之至當間附己意以相發明崑山顧亭林先生夙與同志遠道寄書往復質證同邑陳啟源

說詩有特識先生愛重之時取其說朱子有言讀先聖之書須高著眼大著肚不容拘泥習套又謂唐人疏義因譌踵陋未能有所發明夫唐疏之無所發明誠然也經宋儒翻駁數百年奉爲蓍蔡由明迄今因襲更甚嫻嫻說約高頭細字之書趨時貿利無有高眼大肚上下千百年間者先聖之遺經逾墮于雲霧晦冥亭林愚菴二氏窮經復古起考亭而相對當樂與揚摧以益衷于無弊歲庚子冬暮瑗自豫章院歸徧陳五經傳疏并度藏所有諸家言臚列其是非同異從先生兩孫借觀通

詩經通義序

三 碧琳琅館叢書

義藏稿五十年前函丈點筆情景恍然負牆敬爲之序越五載乙巳其次孫泰興廣文士玉刻通義書成爰於舊序增益數語表刻此書之因士玉篤嗜經術庶幾能紹其家學者雍正三年季秋朔日受業門人張尙瑗拜書年七十

詩經通義序

松陵 朱鶴齡 撰

詩之爲道以依永而宣菀結以微辭而寓諷諭此非可以章句訓詁求也章句訓詁之不足以言詩爲性情不存焉然而古人專家之學代有師承又非可鑿空而爲之說漢唐以來詩家悉宗小序鄭夾漈始著辨妄朱紫陽從之指擊不遺餘力集傳行而詩序幾與趙賓之易張霸之書同廢雖然烏可廢也古人之書卷末多繫以序尙書序百篇安國遷之各篇之首易有序卦彖象文

詩經通義序

一 碧琳琅館叢書

詞王弼遷之各卦之中毛公取詩序移置詩首亦猶是也序之撰於孔子子夏撰於國史與撰於毛公衛宏雖無可考然自成周至春秋時數百年間陳之太史肆之樂工教之國子其說必有所自來大約首句爲詩根柢以下則推而衍之推衍者間出於漢儒首句則最古不易觀於六亡詩之序止系以一言則後序多漢儒所益明矣觀於毛公之傳宛丘不同於序說則首句非毛公所爲亦明矣序之文既最古毛傳復稱簡畧無所發明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詩或牽經以配序或泥序以傳

經或贅辭曲說以增乎經與序所未有支離膠固舉詩人言前之指與言外之意而盡汨亂之孔仲達疏義又踵陋仍譌無以辨其得失則夫紫陽集傳之說大掃蒙翳而與以廓清此亦勢所必至也雖然毛傳可黜而序不可黜黜序則無以爲說詩之根柢不得不循文揣義斷以臆解較之漢唐諸儒雖明簡入情而詩人之微文與旨已不可復識此何異寫生者取雲孫之聲咳形容而追貌其祖先之面目又何異聽訟者去當時之契券證驗而冥決以後代之爰書求其無爽必無幸已吾所

詩經通義序

二 碧琳琅館叢書

謂鑿空之說不可以言詩者此也雖然序果一一可信乎曰國風三頌舍序其無詩矣惟是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洛裳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隰桑諸詩皆正雅也而序以爲刺幽衛武之抑幽王世詩也而序以爲刺厲凡若此類實難免於學者之疑吾以爲有不足疑者孔子時去周公未五百年太史掌記未亡也矇瞍律呂未失也賢人君子絃誦未絕也雅頌猶殘闕失次反魯始克正之况經戰國之雲擾秦政之燔滅楚漢之龍戰虎鬪能保無簡編之淆亂者哉書藏魯壁猶亡佚居半

三百篇特存於小儒曲學佔畢諷誦之流傳何獨能一無譌舛孔刪如故吾則以楚茨諸詩定屬錯簡序已非當時之舊此又有賴於紫陽之是正者也語云冢尺雖斷可定鐘律序爲詩之冢尺也尙矣一汨於康成之膠滯再汨於紫陽之斥排將聖人所謂主文誦諫厚人倫美教化以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者其終晦昧湮沒而不可求已乎余不敏竊主古義而參諸家於序之不可易而可信者爲疏明之其牴牾不可信者則詳辨之要以審定可否綜核異同使積蔽羣疑渙若冰釋庶通經之

詩經通義序

三

碧琳琅館叢書

一助云爾抑觀東萊詩記所載朱氏云云皆奉古序爲金科黃東發日抄引晦庵新說亦多從序然則廢序言詩特過信夾漈之故初非紫陽本指乎吾不敢以紫陽之詩有殊於孔氏之詩又不敢以孔氏之詩而格夫紫陽之詩也故參互羣說以折其衷焉世之學者其毋以予爲輸攻紫陽斯可矣

詩經通義凡例

通義者通古詩序之義也蓋序乃一詩綱領必先申序意然後可論毛鄭諸家之得失後序多漢儒附益者今取歐蘇呂嚴諸說爲之辨正錯簡譌字亦詳訂焉制舉之家專宗朱傳故詩序久置不講併宋元諸儒之說皆無由而見余采其合于序說者備錄之蓋表章古義不得不與俗學牴牾爾

古本皆標序于經文之前後儒遂以詩序若今之詩題余謂序所以明作者之意非先有序而後有詩也郝仲

詩經通義 凡例

一 碧琳琅館叢書

與本移序從經最爲得體今從之

古序最簡毛鄭訓多不明鄭尤踳駁故爲後儒所排學者善解而參伍之夾漈辨妄朱子辨說皆可不作矣訓釋字句貫穿義理朱子集傳備矣今海內家傳戶習故此書不重引其文只畧詮詩中大意惟諸儒說有異同者別白之舛謬者針砭之毛鄭之失已經朱子更定者此不詳述至於考論時事多援經證史庶幾子輿氏論世知人之旨云經文下夾注多引毛鄭及正義語而加以折衷宋元以來諸家之說必取其合于古義者

東萊讀詩記極爲宋人所推華谷詩緝其次也此書義例多取裁焉東萊宗小序其說思無邪說正雅鄭衛說南陔六詩與朱子時相掎擊今備載之以俟論定

書記名物度數山川地理禽獸草木其類不可不考此書根據注疏辨證頗詳足補集傳所未及

毛鄭與歐蘇呂嚴諸本所分章句各有異同今一以集傳爲正

詩釋文止有音反而不甚詳陸氏所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者也朱子始取吳才老韻叶詩然不盡依用萬厯

詩經通義 凡例 二 碧琳琅館叢書

間陳季立氏謂古字本有古音與後代不同不必改叶吾友顧寧人氏引申其說又謂沈約四聲不當以律古人之詩二家援證精博可信從無疑矣但細覈集傳所叶之音與二家考正者無甚相遠而四聲不用則平上去入通爲一音入聲轉韻初學多不曉故今仍用集傳所叶

友楊旭所補但易爲讀某反某切而平上去入槩不分注庶幾三百篇之文讀之諧協復無以今音律古詩之失

集傳中有不當叶不必叶者今悉去之

王 文				王 武				王 成			
詩經通義詩譜				詩經通義詩譜				詩經通義詩譜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			
魯				魯				魯			
衛				衛				衛			
鄭				鄭				鄭			
齊				齊				齊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芣苢蟲				召南鵲巢采芣苢蟲				召南鵲巢采芣苢蟲			
宋標行露羔羊殷其雷				宋標行露羔羊殷其雷				宋標行露羔羊殷其雷			
野有死麕鵲巢虞南				野有死麕鵲巢虞南				野有死麕鵲巢虞南			
國詩○甘棠武王以				國詩○甘棠武王以				國詩○甘棠武王以			
後詩○何彼穠矣未				後詩○何彼穠矣未				後詩○何彼穠矣未			
詳時次				詳時次				詳時次			
幽風七月鵲巢東山				幽風七月鵲巢東山				幽風七月鵲巢東山			
破斧伐柯九罭狼跋				破斧伐柯九罭狼跋				破斧伐柯九罭狼跋			
並成王初年詩				並成王初年詩				並成王初年詩			
正小雅鹿鳴四牡皇				正小雅鹿鳴四牡皇				正小雅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常棣伐木天				皇者華常棣伐木天				皇者華常棣伐木天			
保宋薇出車杕杜南				保宋薇出車杕杜南				保宋薇出車杕杜南			
陟六詩魚麗南有嘉				陟六詩魚麗南有嘉				陟六詩魚麗南有嘉			
魚南山有臺蓼蕭湛				魚南山有臺蓼蕭湛				魚南山有臺蓼蕭湛			
露彤弓菁莪並武王				露彤弓菁莪並武王				露彤弓菁莪並武王			
以後成王世詩				以後成王世詩				以後成王世詩			
正大雅文王大明縣				正大雅文王大明縣				正大雅文王大明縣			
榘榘旱麓思齊皇矣				榘榘旱麓思齊皇矣				榘榘旱麓思齊皇矣			
靈臺下武文王有聲				靈臺下武文王有聲				靈臺下武文王有聲			
主民行臺既醉既驚				主民行臺既醉既驚				主民行臺既醉既驚			
樂樂公劉洞酌卷				樂樂公劉洞酌卷				樂樂公劉洞酌卷			
阿並成王世詩				阿並成王世詩				阿並成王世詩			
武王時太公初封				武王時太公初封				武王時太公初封			
叔初封○				叔初封○				叔初封○			
邶鄘本末				邶鄘本末				邶鄘本末			
不詳				不詳				不詳			

王夷

頌時邁成王世詩○
清廟維天之命維清
烈文天作昊天有成
命我將執競思文臣
工噫嘻振鷺豐年有
賢濟雖載見有容武
閑予小子訪落敬之
小毖載芟良耜絲衣
酌桓齊般並成王世
詩鄭譜云當夷王時變
風始作

邶柏舟頌
公世詩當
夷王時

雞鳴還著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
並哀公世
詩當夷王
時

王宣王厲

王幽

變大雅民勞板蕩桑
柔並厲王世詩○抑
疑幽平間詩序以為
刺厲王孔氏云追刺
變小雅六月采芑車
攻吉日鴻雁庭燎汚
水鶴鳴祈父白駒黃
鳥我行其野斯千無
羊並宣王世詩
變大雅雲漢崧高烝
民韓奕江漢常武並
宣王世詩
變小雅節南山正月
十月之交雨無正小
旻小宛小弁巧言彼
何人斯谷風蓼莪大

邶柏舟武桓公友初
公世詩當封
宣王時

淇澳武公
世詩當幽
平間

詩經通義詩譜

碧琳琅館叢書

王平

王桓

東四月北山無將大
車小明鼓鐘青蠅賓
之初筵角弓苑柳都
人士采綠白華絡繹
漸漸之石荇之華何
草不黃並幽王世詩
焚茨信南山甫田大
田瞻彼洛矣裳裳者
華桑扈鴛鴦頻弁車
華魚藻朱叔黍苗臨
桑鰭葉朱子謂皆正
雅疑錯簡序皆以為
刺幽王
變大雅瞻仰召旻並
幽王世詩

王風黍離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楊之水
谷有榘並平王世詩

兔爰葛藟采芣大車
並桓王世詩

詩經通義詩譜

碧琳琅館叢書

緣衣日月緇衣武公
終風碩人世詩叔于
考槃並莊田叔子
公世詩當詩並當平
平王時

擊鼓凱風有女同車
並桓公世山有扶蘇
詩雄雉咆嘯今狡童
有苦葉谷裏裳丰東
風式微旄門之墀風
巨簡兮泉雨子衿楊

擊鼓凱風有女同車
並桓公世山有扶蘇
詩雄雉咆嘯今狡童
有苦葉谷裏裳丰東
風式微旄門之墀風
巨簡兮泉雨子衿楊

王定 王襄 王惠 王僖 王莊

					王莊	王僖	王惠	王襄	王定
					王莊	王僖	王惠	王襄	王定
					王莊	王僖	王惠	王襄	王定
					王莊	王僖	王惠	王襄	王定
					王莊	王僖	王惠	王襄	王定
					王莊	王僖	王惠	王襄	王定
					王莊	王僖	王惠	王襄	王定
					王莊	王僖	王惠	王襄	王定
					王莊	王僖	王惠	王襄	王定
					王莊	王僖	王惠	王襄	王定

王成 王武 王文

					王文	王武	王成
					王文	王武	王成
					王文	王武	王成
					王文	王武	王成
					王文	王武	王成
					王文	王武	王成
					王文	王武	王成
					王文	王武	王成
					王文	王武	王成
					王文	王武	王成

王 幽			王 宣 王 厲		王 夷	
			蟋蟀僖公 世詩當共 和時	詩經通義詩譜 六 碧琳琅館叢書		
		秦仲爲大衡門東門 夫車鄰之池東門 秦仲世詩之楊並僖 宣王時公世詩當 宣王時				
			宛丘東門 之粉並幽 公世詩當 厲王時			
					羔裘素冠 莫楚匪風 未詳何時 作嚴氏云 夷王時詩	

王 桓		王 平			
		葛屨汾沮 山有樛楊 鄭園有桃 之水椒聊 綢繆杜並 襄公世 陟岵十畝 之閒伐檀 羔裘並昭 詩當平王 碩鼠未詳 公世詩當 何時作嚴 氏云當平 桓間	詩經通義詩譜 七 碧琳琅館叢書		
鶴羽昭公 以後詩當 桓王時					
墓門桓公 以後詩當 桓王時					

[illegible]

詩經通義詩譜

九 碧琅琅飢聾書

鄭氏詩譜不可廢歐陽公已言之矣朱子一切不用恐非子輿論世之旨但今本注疏大全所列者十五國及雅頌俱各分時代先後與歐陽公所云國譜旁行者不合蓋非鄭譜之舊也今倣史記年表體合爲一圖庶令學者便于觀覽云

商
商頌
湯
烈祖
長發
玄鳥
高宗
祀中宗
大禘
殷武
祀

詩經通義卷之一

松陵 朱鶴齡 輯

國風

周南

關雎

按儀禮關雎爲鄉樂燕樂又爲房中之樂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益后夫人所誦誦以事其君子則周公制作時已有此詩故程子以爲周公作朱子却云宮中之人喜得太姒于其始至作此詩崔銑云太姒未至文王不應先

詩經通義卷一

碧琳琅館叢書

畜媵妾誰與探其寤寐間事而形容之或以爲王季宮人尤無關預然此只詩人咏太姒之德如是耳豈必求撰人爲誰耶以淑女爲嬪御之賢后妃思得之助供苻萊承宗廟者毛鄭說也以淑女爲后妃下二章左右爲求之非一方者朱子說也朱子實祖匡衡衡治齊詩者也從朱子說則哀樂皆屬文王今據小序以后妃之德言之仍從古注爲是楚樊共姬求美人而進於莊王曰妾所進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豈不欲擅愛專寵哉不敢以私廢公

也樊姬猶求美人卽太姒可知已求其人而未得無以共內職故有寤寐轉側之憂求其人而既得有以共內職故有琴瑟鐘鼓之樂此其性情之正非幽閑貞專者不能序所云后妃之德實風化天下之樞機也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下二章之意已明哀窈窕以下語近繁雜嚴華谷疑漢時經師所傳益或然耳朱子亦云序所謂哀樂淫傷都非本旨鄭氏曰關雎之愷樂而不流于淫蕩淒切而不至于悲傷也按漁仲說樂淫哀傷皆主樂之音節言之以解論語猶可通以解詩則不合

詩經通義卷一

碧琳琅館叢書

朱子曰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曾南豐云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實本于躬行之化故內則有關雎后妃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冑之野人莫不好善

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此說得之

葛覃

按朱子辨說謂此詩之序皆是惟云在父母家未安不知序明言化天下以婦道所云在父母家者因未歸寧父母特推其本而論之孔氏云后妃貞專節儉在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得其旨矣

卷耳

朱子辨說詩序首句得之餘皆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而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昵非后妃

詩經通義卷一

三 碧琳瑯館叢書

所得施于使臣者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不相承應非文字之體也 愚按我字異解出鄭箋支離毛氏無之序云后妃之志最有味夫求賢才勞行役雖文王之事孰非后妃之輔治于內而志在相成者乎此出賦詩者言外歸美之意觀兔置采芣苢之序皆然不必定以出自后妃之口而後爲其志也諸我字皆當屬文王言之嗟我懷人之我文王自我也我馬虺隤之我我使臣也是文王之親昵使臣非后妃親之昵之也文王親昵使臣故

可以我使臣后妃親昵文王故可以我文王由此言之卽以爲出自后妃之口亦豈不可通乎朱子于采

采二句改興爲賦又以婦人不當與外事故解作后

妃懷文王而託言登山酌酒然詩人特詠其志如此

耳豈與外事哉

王平仲云此詩惟嗟我懷人乃后妃自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蓋想像其于道路間酌酒自勞之語馬病僕亦病正見使臣之賢勞君子

此說亦通

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卷

耳可爲麴蘖故因采卷耳而興感念及酒醴之用以

詩經通義卷一

四 碧琳瑯館叢書

勞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

亦道也

楊慎曰原詩人之意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作也

陟岡者文王陟之立黃文王之馬痛者文王之僕金

罍兕觥翼文王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宮闈而思在

遠道若唐人詩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也

螽斯

按此序言若螽斯句斷下乃推言子孫眾多者由后

妃不妬忌故也鄭康成誤讀以螽斯不妬忌爲句夫螽斯微蟲何以知其不妬忌乎歐陽永叔譏序文顛倒益亦誤讀之耳

愚意從毛解則螽斯當以興言振振與下振振公子同繩繩多而有軌範也螻蟄多而不乖離也太姒之能教子于此見之集傳主比說故止言眾多而已

桃夭

三章興中各兼比詠其華喻美色也詠其實喻宜男

詩經通義卷一

五

碧琳琅館叢書

也詠其葉喻娣姪之盛也

兔置

歐陽義捕兔之人布網罟于道路林木之下肅肅然嚴整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爲國守禦赴然勇力外可以扞城其民內可以爲好匹爲腹心見周南之君得賢眾多如此說者泥序語遂謂兔置野人莫不有才德可用此又近誣愚按此說有理如集傳解則首二句是賦體非興矣赴赴亦不在桵杙時言之

金氏曰墨子文王舉閭天泰顛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詩當爲此事而作愚謂墨子之言經傳未

爲故實

兔置咏功故曰化茅苴咏俗故曰美茅苴治產難序

故以樂有子言之 楊氏曰后妃無嫉妒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婦人以有子爲樂矣茅苴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形容所能盡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漢廣

王志長曰舊說以漢廣四語形容遊女之不可求竊

詩經通義卷一

六

碧琳琅館叢書

以爲未盡也商季淫風大行及關雎化浹頓令漢濱遊女覲面有貞閼難犯之色風人乃見王者過化存神真有若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者所以反覆長歌低回不置也毛公于四語前後皆不下一字注脚而古序獨曰漢廣德廣所及也其旨深矣 古人詩多摘取詩中語爲目此云德廣者假漢之廣以表文德之廣被乎江漢也辨說詆其謬過矣辨說又詆前諸序不及文王不知歸美后妃文王之德自見此篇則遠及江漢下篇又遠及汝墳故皆不主后妃

而主文王也

汝墳

按列女傳云大夫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遺父母憂此解與序所云勉之以正甚合麟之趾

程子疑衰世以下語爲序之誤誠然鄭氏云衰世謂當紂之時差妥朱子辨說云之時二字可刪

召南

鵲巢

詩經通義卷一

七 碧琳琅館叢書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以關雎爲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夫人以靜專均壹陸佃曰均是母道壹是妻道作配國君無成有終之義也故曰鵲巢夫人之德

首章親迎之禮男先女也次章同歸之禮女從男也夫家以百兩迓女家以百兩將昏禮于是乎成矣故

總曰百兩成之

采芣

黃氏曰國君夫人采芣有常處奉祀有常禮將祭則僮僮而敬將歸則祁祁而舒此豈勉強所能致乎序曰不失職亦以夫人之德言之

此夫人祭祀之詩或疑夫人祭祀不應服被故朱傳引或說以爲親蠶之詩然文王時尙未有周禮何得據此疑之仍從序說爲正名物疏云夫人被服正在祭前視事之時及祭畢之後也若正祭自然服副不服被矣此說有理

詩經通義卷一

八 碧琳琅館叢書

草蟲

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敝而不終無禮以自防也序止云大夫妻以禮自防毛鄭以初嫁在塗言之蓋未見良人私懷憂懼故不以新婚爲樂而以失禮爲憂其說正矣永叔云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思念其君子亦通朱傳祖之 首篇君夫人初嫁也次采芣君夫人之職此篇大夫妻初嫁也次采蘋大夫妻之職王伯厚云采蘋古在草蟲之前又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恐未可信當以詩次爲據

首章草蟲阜螽蓋在夏秋之交張衡謂大火流草蟲鳴是也而下二章之薺薇又是二三月間采蓋詩人之意重在比興于物候有不拘

采蘋

王氏曰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所謂能循法度也 按朱傳解此

詩與序正合鄭箋止因詩末季女二字曲引儀禮先

嫁三月教成之祭說遂支離儀禮婦人先嫁三月教之以蘋藻

蘋藻

詩經通義卷一

九

碧琳琅館叢書

甘棠

史記召公甚得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

召公卒人思召公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 按

召公當文王時未爲伯史記周召分陝在成王初年

此武王以後詩也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耳

行露

韓詩外傳召南申人之女許嫁于鄭夫家禮未備而

欲迎之女必死不往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雖

速我訟亦不女從劉向列女傳同

首章言貞女畏禮如行人之畏露下二章其對訟之

辭也皆詩人詠貞女如此集傳則云貞女自述已志

章俊卿曰行露雖述召公事與甘棠異時蓋作于

文王與紂之時也若召公爲伯文王化行久矣安得

有强暴之俗

殷其雷

黃氏曰文王時召公尙未分陝曰召南之國曰召南

之大夫皆後世作序者之辭 郝敬曰此詩猶周南

之有汝墳大夫有此妻是鵲巢之化行而大夫刑于

詩經通義卷一

十

碧琳琅館叢書

可知也 辨說謂詩無勸以義之意故集傳止作思

念其夫呂記云再言歸哉正勸以義也遠行從役不

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又引朱氏曰閔之深而無怨

辭所謂勸以義也蓋朱子本從序說晚乃更之

標有梅

此詩女之求男太爲汲汲朱子周旋其說故云女子

懼嫁不及時有强暴之辱永叔云梅實有七至于落

盡不過一月之間詩人引此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

言召南之人顧其女方盛年懼過時而至于衰落乃